

荧屏推新歌 为何这么难?

——从《同一首歌》新歌必删的做法说起

连日来,央视《同一首歌》连连遭到“炮轰”,除了明星们指责《同一首歌》有“霸王作风”、自己走商演路线却剥夺明星应有的酬劳外,也暴露出了一个荧屏老大难问题——推新歌难。

只能唱老歌

高林生曾经多次参加《同一首歌》的演出,但每次演唱的必定是一首老歌《牵挂你的人是我》。对此,高林生在博客上“诉苦”称,自己并非没有新歌,而是《同一首歌》每次都只让他唱这首歌,就算他在录制现场演唱了新歌,也会在最后播出时被删。

歌手臧天朔曾尝试用《爱在一起》换掉老歌《等到那一天》,事后,他却收到了《同一首歌》一工作人员发来的短信,称因为当晚臧天朔没有演唱《等到那一天》,不符合演出主题,他演出的画面将被剪掉,并请他退还全部演出款5万元。臧天朔表示,节目组如此做法“不厚道”,以后自己不太可能再参加《同一首歌》的演出了。歌星王杰原打



■ 王杰

算唱《一场游戏一场梦》和《别了,疯子》,可演出时,《同一首歌》栏目组却不让王杰唱新歌《别了,疯子》,对此,王杰也向节目组提出了质疑。

群起而攻之

由此可见,《同一首歌》对歌曲的取舍原则是:新歌必删。记者从圈内人士了解到,这除了与该节目经典、怀旧的定位有关外,一个更重要原因就是保证收视率。明星唱经典老歌,更易与观众互动,而一旦唱观众陌生的新歌,不仅现场气氛顿时冷清许多,更重要的是因此会“拖累”收视率。而歌星们希望唱新歌,除消除观众的审美疲劳外,更有推出自己新专辑的考虑。因此,歌星唱新歌的愿望和电视节目的收视率要求之间一直存在着矛



■ 费翔

盾。这样的两难问题,其他大型电视歌会也常常会遇到,如上海的《群星耀东方》、湖南的《超级歌会》等,但大多采取新老歌搭配的方式进行平衡,浓缩版在黄金档播出就只能保留经典老歌,非黄金时段播出的完整版才能新歌老歌兼顾。但《同一首歌》凭借着央视这一强势平台,新歌必删,只播老歌,最后终于使歌星们忍无可忍,群起而攻之。

确保收视率?

新歌难出,新人更加难出。有人说,央视春晚现在每年晃来晃去都是那几张老面孔。大型电视晚会上看来去就是那些明星,且都以经典老歌来为收视率上“保险”。应该说,这是一条急功近利、竭泽而渔之路,久而久之,观众听腻了老歌,新歌又难以涌现,最终将伤及



■ 张明敏

大型电视歌会本身。但问题是,现在大家都只想收获而不想耕耘,只想要已经成名的老歌,不想要默默无闻的新歌,这使荧屏上大量老歌充斥,新歌却难觅踪影。殊不知,背后都是收视率在作怪。

荧屏大难题

当年,费翔的《冬天里的一把火》,张明敏的《我的中国心》都是在春晚上一炮打响的,然而,近年来,我们的大型电视晚会推出过什么新歌呢?以前,电视连续剧《渴望》《便衣警察》《水浒传》《上海滩》的主题歌传遍千家万户,而如今,随着连续剧片头片尾被插播广告,歌也变得断断续续而不成其为歌了。荧屏推新歌成了一个大难题。

首席记者 俞亮鑫

评论 07070810601

话剧《武林前传》 本月在沪演出

本报讯(记者 朱光 实习生 赵倩)风靡全国的电视剧《武林外传》有了话剧版,名为《武林前传》,讲述的是掌柜佟湘玉“已故前夫”莫小宝及其情人定春的故事。该剧将于本月26日在沪开始全国200场的演出。

由上海话剧艺术中心出品的话剧《武林前传》仍由宁财神编剧。讲述的是衡山派掌门莫小宝在父亲莫大掌门死后的一段奇遇,其中不乏他与情人定春的感情戏。虽然话剧是一个全新的故事,但是舞台风格仍像电视剧那样搞笑幽默、借古讽今,涉及社会就业、养老保险等等。

这是宁财神第一次写话剧。虽然他表示,话剧中的台词更适合舞台剧,但就片段来看,却与电视剧的台词一脉相承,不仅穿插了少许方言,还用英语来“调味”。

自感病重将不久于人世 帕瓦罗蒂顽强度日



■ 帕瓦罗蒂

本报讯 现年71岁的世界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帕瓦罗蒂因患胰腺癌,目前正在位于意大利北部的故乡养病。他虽然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但仍坚强地过着每一天。

帕瓦罗蒂的女儿朱利亚娜日前透露,她的父亲并不特别担心自己的病情,常常谈起,他的两个最大愿望即将实现:将与自己的双亲“再度见面”和终于能得到安息。朱利亚娜说,帕瓦罗蒂目前体重较最后一次举行音乐会时减少了30公斤,需要坐轮椅接受理疗,空闲时教人唱歌或与童年时的友人打牌消遣。

他大部分时间陪伴年仅4岁的女儿艾丽斯玩耍,晚间则陪现任(第二任)妻子曼托瓦尼宴客。朱利亚娜及其另两名姊妹是帕瓦罗蒂与前妻所生的。

帕瓦罗蒂去年7月在纽约接受了胰腺癌治疗手术。他的最后一场正式演唱会2004年3月13日在纽约大都会歌剧院举行。他的最后一次公开演唱则是去年2月10日在都灵冬奥会的开幕典礼上。(欣梓)

油画家张隆基去世

本报讯(记者 林明杰)上海油画界的前辈艺术家张隆基昨天凌晨因心脏病突发去世。享年78岁。

张隆基1929年出生于浙江嵊州。1960年受聘于上海美专执教并任油画系教研室主任,培养了一批优秀油画人才,如邱瑞敏、夏葆元、魏景山、凌启宁等。1965年到上海油画雕塑院任专职画师,并曾任该院艺委会主任、油画创作组组长。著有《怎样画油画》《法国新印象主义画家修拉·西涅克》《法国纳比派画家维亚尔》等书,还翻译了英国里奇蒙的《水彩画技法》。他的油画色彩斑斓,情感丰富而细腻。



■ 张隆基油画《灵隐寺》

前天下午,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华东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文艺评论和媒体文艺传播现状与对策研讨会在华师大举行,中国作协、上海作协的作家和评论家、来自北京、上海各大高校的教授以及一些主要媒体的负责人聚集一堂,踊跃发表真知灼见。这也是“文艺评论和媒体文化传播”研究生班的第一课。

与会专家普遍认为,在网络媒体的强大冲击下,传统的文艺评论力量越来越微弱。评论家雷达说:“现在是名副其实的媒体时代,网络媒体压倒传统媒体,电子文化压倒精英文化,远离媒体、轻视媒体可能无人理睬。”

华师大教授杨扬认为:“从传媒批评角度来说,传媒与学术界或者说与文学界对话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现在学术能力比较强的评论家基本都在高校里,而传媒领域里则比较少。”

专家们认为,在传统文艺评论逐渐萎缩的情况下,借助于走红媒体的新的媒体评论形式正逐渐兴起,而且越来越繁荣,这是泛娱乐化趋势带来的产物。杨扬说:“我觉得现在过分强调了媒体的娱乐性,而媒体本身的文化品位是缺少的。”

参加研讨会的专家一致认为,现在的关键是要把握住时代的精神,雷达说:“我认为对文学批评而言,最突出的问题是如何在大众时代保持自己的精神品格,保持自己的声音。”

人民日报文艺部主任王必胜认为,文艺评论一定要与媒体良好地整合,才能发挥效果:“我觉得上海媒体做得很好,如《新民晚报》的文艺评论,既及时也有独立性。”

本报记者 周铭

目标:成就又一个经典 ——今晚首演的沪剧《瑞珏》主演茅善玉访问记

重起炉灶

2004年,上海沪剧院创排的沪剧《家》在上海大剧院上演,颇受好评,为什么此次沪剧院要舍弃原来的《家》而另起炉灶再排《瑞珏》呢?作为沪剧院的“当家人”和沪剧《家》的主演,茅善玉表示,当时的《家》较多考虑了在大剧院上演的因素,“排场”相当大,演员阵容方面也集中了剧院内外的沪剧名家名角,这样的一台《家》虽然“华丽”,但不适合经常上演,更不要说巡回演出了。

此次推出的《瑞珏》考虑了沪剧院现有演员的配备情况,把原来“淹没”在觉新、觉慧、梅、鸣凤等人群中的瑞珏挑出来,着力刻画瑞珏这一集中中国传统女性所有优良品德,被“家”无情吞噬的女子。

瞄准精品

说到即将亮相的《瑞珏》,茅善玉充满期待,她表示,希望把《瑞珏》打造成像沪剧《雷雨》一样的经典作品。此次上海沪剧院特意请来了中央戏剧学院的曹其敬教授执导《瑞珏》,茅善玉告诉记者,曹导的要求相当高,她对《家》很熟悉,枝枝蔓蔓、每一个角色都要求表演到位,这对

一连三天,从早到晚一遍又一遍地排练沪剧《瑞珏》,瑞珏扮演者茅善玉的嗓子终于有些顶不住了。昨天傍晚,记者在逸夫舞台后台见到披着长围巾、面带倦色的茅善玉时,发现纤瘦的她显得愈发“苗条”了。



■ 茅善玉扮演的瑞珏

|想|到|就|说|

师洋莫太狂

施祥云

今后的演艺道路上有所提高、有所进步,作为参赛者理应虚心接受。师洋不但不接受,反而口出狂言,

于戏曲演员来说有些吃力,但茅善玉认为,通过排演这个戏,剧团演员的整体水平将有所提高。

茅善玉说,以前沪剧院也曾排过不少戏,但保留下来的却很少,很多戏都“缺口气”。这次推出《瑞珏》,导演、演员和舞美都花了很大力气,希望能成为精品。

精心打磨

从7月4日开始,《瑞珏》剧组每天都从早到晚一天三班地走台、合成,一个细节要排十多遍,一场戏“折腾”二三个小时是平常事,茅善玉感叹,以前排戏“从来没有这么累过”。因为导演要求很高,有些演员一时不能领会,茅善玉这个院长兼主演还要临时“客串”导演助理的工作,把导演的话“翻译”成大家能理解的话,有时甚至还要做一下示范。原本茅善玉在《瑞珏》中的戏份就相当重,这样一来自然是累上加累了。

除了自己排戏,茅善玉还要“分心”去指导自己的学生,她告诉记者,她排戏时她的两个学生都在下面看,因为走台时常常一个片段要排无数次,她有时也会让自己的学生上去演一遍、唱一段。她说,这样她们以后演这个戏时就容易上手了。

本报记者 王剑虹

从前台骂到后台,不但让在场的嘉宾不能接受,也让电视机前的观众十分反感。

师洋很年轻,演艺之路还很长。他过去曾走过一段弯路,今后更应小心谨慎。奉劝师洋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高,如果这样一味地狂下去,那么将会离观众越来越远。